

就記那段生活

常在思量，一個人要怎麼過才能值回一生——對！心靈最深刻的豐富體驗，及自由馳騁天地，方不枉這短短數十寒暑，看繆斯女神幻化在大有中，聽那聲音組成高山流水悲情低語，或與智者、老者促膝而談千古不絕，偶而伴同友好或獨自佇於星月風中弦歌低迴。而每自師大路轉過數十個霓虹燈到達吳興街，一陣冰冷的風便襲捲而過——許久前曾看過的那部電影，片名已不復記得，片中那個女孩一直深深印在心裡，她哽咽地面對那個將冷酷的現實血淋淋地剝開在眼前的妹夫，說她：「喜歡活在幻想裡，曾經她面對過多少的破敗、病痛、死亡、唯有思想——她是個文學人，可以讓她過得好一點，片後她被送入精神病院……」

想到精神病院，以前實習時遇到一個成大畢業的女生，應該說是三十五歲的女人了！由其眉清目秀、不俗談吐之中，得

吳凡慧

知其沈浸文學樂技由來已久，她是個精神分裂患者，背後自有一段曲折動人的愛情故事。

她們都是那樣地纖弱善感，同樣地自閉於心靈世界，也如另一個精神病患所說的——得這種病的人，都是本性極善良的。那天在醫院裏學長說：「人生是一連串不斷的失望。」也許是成長吧！過程中要拋掉多少理想與夢，一種年輕式的、玻璃式的，如同鏡花、水月！終究不得不妥協，葉老師說：「嗯！總算是長大了！」老師是過來人，年輕的夢也曾被地中海貧血粉碎，這一段，她是瞭解的！

許多面孔曾那麼熟悉，許多事物曾那麼深刻，却都經不起歲月的流那般沖洗，幾乎只留下快辨不出的殘跡，偶而在低頭時浮現，只是一剎時而已——他眯著眼細細研墨汁，只寫信時這樣就夠了，若要畫



大幅畫，得挑上好的香港貨，大陸紙質比較道地，用好墨研清水，希望能渲染出活生生的將軍馬，就像三十年前飛躍在漠南的一般。有點奇怪老先生書架怎有一套新蜀山劍俠，他放下手中的鳥慢慢走向我，指著書名題字，自是老先生的一貫風格，所謂「天人合一天機自現」；很難找到第二個如此愛馬的人了！他去歐後，再沒找過他——我的乾爺爺。

坐在車子裡，我遞一卷南胡換下輕音樂，一曲清麗婉約及哀愁未完，她立刻換上另一卷，她也畫也詩有名於校，但經濟迫離她所愛，如今回頭來尋總不免幾許滄桑，南胡會勾起她不願的回憶。那天在公館的臬臬居煮茶論詩，居然碰到數月前淡大的文友，還記得我這「副班長」，畢竟晚會表演賽第一名的光榮大家猶尚深誌於心——那晚班長開小差喝喜酒去，生性浪漫的這一群在幾經組織下排演了兩回，當晚蒙諸名筆之賞與新聞B組並列第一，老師當晚夜歸後才聽說了班上的事，似乎不太相信。

金山不眠的星，海潮的呼吸，好多好多故事，不知道都沈澱到心底的那個角落去了，走過那一段深刻潮溼而孤獨，總覺向晚夕陽，美而近黃昏，而寒夜過後期待的曉明，總又想起披頭四的「昨天」，可以輕唱但不得回首；今年中秋在醉月湖畔，學弟問我可否記得去年十月廿四，想了想，怎記得了呢——也難怪從前與社團老人接觸時，他們逕自搖搖頭，說：「距離太遠了！」我想，像陳克華那樣的人畢竟不多，我可以體會的。未來的路仍長，再提筆記載不知道是幾年後的事了。

寂寞

鴻凌、

雨下得好大！透著逼人的刺寒。

我靜靜走在路上，感覺一份孤寂、落漠、寒冷、悲哀與瘋狂。當雨順著髮絲滴入衣襟裡，那剎間狂喜卻突然躍上心頭。喔！淋雨總是讓我欣喜，它是最浪漫的放鬆方式。我不禁想輕舞起來，雨是最美的舞伴，雨聲是最動聽的舞曲，而半夜狂雨的街頭真是最棒的舞台了，不是嗎？

分不清是樂極生悲，抑是悲極生喜，反正感覺上似狂似顛，有想大笑的衝動，也有落淚的情懷，喜怒哀樂，酸甜苦辣全調在一起了。在傾盆大雨中，我的心情也許是複雜難理解的，但是我的情緒卻是最寧靜輕鬆的，再没有任何的防備、武裝與虛偽。自由、自在、逍遙、瘋狂地漫步在大雨裡，多好呀！雖然雨水是太冷了些，雖然寒氣直透骨而來，但是在雨裡，在大雨裡，在仲秋，在仲秋的夜晚裡，我寧可享受這淋雨的舒暢快感，假裝不知寒冷的雨水使我瘦弱的身子輕顫。

外套已經溼了，溼透了。而我的狂喜也已到達頂點，瞬間竟尾隨外在的溫度下降，下降至「冰點」，說我的情緒降至冰點一點也不過份，因為一旦浪漫加上現實就什麼都不是了。所以我的狂喜冰凍了，瘋狂也冰凍了，整個人陷在大雨中，陷在孤寂的馬路上，陷入一種深沉永不能脫離